

# 东北军工厂

灵异档案

绝命勿启

★★★★★  
天下不二  
著

血染的电梯，诡异的电话留言，3号实验室，这几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日本军队为何会集体撤离，军工厂内部到底隐藏着怎样恐怖的秘密……

ORDNANCE FACTORY

北方文艺出版社



# 东北军工厂

## 灵异档案

血染的电梯，诡异的电话留言，3号实验室，这几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日本军队为何会集体撤离，军工厂内部到底隐藏着怎样恐怖的秘密……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东北军工厂灵异档案 / 天下不二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317-3029-3

I. ①东…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7929 号

## 东北军工厂灵异档案

DONGBEI JUNGONGCHANG LINGYI DANG'AN

作者 / 天下不二

---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张琦

装帧设计 / 雅格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官方网址 / [www.bfwy.com](http://www.bfwy.com)

官方微博 / [www.weibo.com/bfwycbs](http://www.weibo.com/bfwycbs)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hljbfwy@126.com](mailto:hljbfwy@126.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40 千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2.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29-3

---

## 引子

1937年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掌已经伸到了中国大陆。1937年，日本借口一名士兵失踪，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军于卢沟桥与日寇交火，打响了全面抗日第一枪。

由于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供应不足，加之八路军英勇杀敌，日军节节败退，退守东北三省。

苏联从西伯利亚进攻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日军腹背受敌。1945年，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扔下一颗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大部分士兵离开中国。但据解密档案记载，约有一万的日本科学家及老兵在东北深山老林里失踪，生死不明。

为了寻找这些日本科学家及老兵，民间及政府采取了各种隐秘手段，却未收到明显的效果。只是，在东北深山老林里发现了金属痕迹，至此，那批失踪的人的消息才略有眉目，但到底是不是他们那批人，还有待考证。

为此，中国出动大量专家、学者、民间人士寻找这批人，目的是将这批人送出中国。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也超出了所有人的知识范畴。

## 第一章

### 秘密任务

我原先在某坦克部队（具体什么部队，不方便多说）当兵，不知道是因为老爹的关系还是因为我对坦克无比的熟悉，我从列兵一直干到上尉连长，但最后因在部队跟地方的流氓干了一架后退伍。后来在四川省机要局任科员，三年前被调到东北任机要局机要室主任。

以上是我的工作经历，而我在学校学习的那些年浑浑噩噩，几乎可以不提。农村出生的我脾气就是这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且打架事件不是因我而起，而是因为我实在看不惯地方上某些部门的人对待小商贩的种种行为。

在机要局干活儿是我过得最惬意的日子，年龄大了自然就开始发慌，有些问题考虑多了也没有用，不如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面，偶尔开开会，传达一下中央的学习精神；要不就和朋友出去登登山，打打拳。我的朋友也多，他们多数是在我手下当过兵且两年以后退伍的人，这些都是老兵油子，八十斤面粉炸出来的老油条，软硬不吃，碰到看着不爽的人肯定会动手。

也还好有这些朋友在，要不然我肯定会闲死在办公室里面。晚上下班之后是最无聊的时光，能闲到身上长青苔。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实在让我难受，于是每天晚上下班之后，我都会到附近的夜市里面吃点炒面。炒面不贵，五块钱一份，加个蛋才六块。奇怪的是，有一天当我一坐下来的时候，突然我对面也坐下来一个人，几乎是和我同时坐下来的。坐下来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

我瞄了他一眼，穿得很朴素，身上的衣服是那种老中山装改过的，上下四个

口袋就剩右边的是完整的，剩下的位置就只有口袋留下来的深色印记。我看不出他的身份，但从他的眼睛里能看出来充满了惊恐，他一定是一个不会轻易信任别人的人。

我不担心他能对我怎么样，但是被人盯着实在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在看了他一眼之后，我便等着他先说话。

夜市里的人比较多，这个时间出来吃夜宵的几乎都是如我这般闲得蛋疼或者是在家饿得发慌又没人做饭的人。人多自然就吵，而我对面那个人就在那么吵的环境下对我说了句话：“不要去，哪都不要去。”

他这句话说得我莫名其妙，也不知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他没说明白。我看了看周围，确定他就是在跟我说话之后，又确认性地问：“你在跟我说话？”

那人点点头。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热，我坐着都冒汗，但是我对面的人却穿得很厚。中山装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揣了什么东西。

“接到电话没有？”他又问了一句，这个时候炒面好了，我正要吃，似乎是明白了什么，便对面摊的老板说再炒一份给他。老板很高兴，却遭到他的拒绝。我奇怪地问他：“你不就是为了吃点东西吗？”

他摇摇头，又问我：“你接到电话没有？”

我急了，说：“我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也要打出去几十个，你到底想问我什么？我正吃饭呢，我吃饭的时候不爱说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似乎看得出来我有些烦躁，便从衣服上唯一一个口袋里摸了个纸包出来。纸包很鼓，里面不知道藏了些什么。他把纸包推到我面前便起身走了。

这个突然出现的纸包引来了很多人的注意，我忙把饭钱一扔，拿着纸包便回了家。没有人跟踪我，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还在周围。没有了他的气息让我觉得突然少了些什么，或许关于他的线索就在这个纸包里面。到家之后我就把纸包拿出来仔细看了看。

纸包上面没有任何文字，似乎只是用牛皮纸随意包起来的，因为包得时间长了，牛皮纸上都是油迹，还有破洞。

这个纸包里面会是什么，是我最期待、最想知道的问题。当准备打开纸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些激动，好像是要打开一个装满奇迹的魔盒一样，那种充满期待的心情让我的手略微有些颤抖。

可是，当我把纸包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居然是一个塑料袋子，一打开就有一

股刺鼻的尿素的味道。我心想，这里三层外三层包裹起来，难道里面是联合国最高机密？

塑料袋子里又是纸包。再把纸包打开后，里面便是纸，各种颜色的纸都有，红的白的黄的。我点上烟，把纸摊开，一张一张地看。起初没有什么值得我注意的内容，都是一些勘探还有风水一类的东西，我也看不懂。但当我翻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张照片。

这时候，我的眼睛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在照片上有一个人面对着镜头，一脸严肃，没有任何表情，而这个人的容貌，和我几乎一样！

如果说这个人就是我的话，或许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但是照片上此人的容貌，和我有90%以上的相似度。这不得不让我重视起来，再想起今天送包裹的那个人，突然感觉后背开始发寒。

太像了，照片上的人和我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这个人的后面，有很多人都在排队，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是背对着镜头，也就是说除了面对着镜头的这张脸，照片上就再也没有第二张脸，哪怕是侧脸都没有。

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大山，看山的颜色应该是在春夏交替的那段时间。但是不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

再点上烟继续翻，这一次翻得比前面要认真得多，而且也出了效果。下面也有照片，不过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但奇怪的是，在最后的一张纸居然被人撕了下来，内容也被撕去了一半。

把这些让我很费解的东西放到一边后我整理了一下思绪。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我想了一下忙穿上鞋子出了门，想把那个人找回来，但是在外面转到12点多，也没找到他的影子。

我觉得问题似乎有些严重了，那个人要么是把我把当成照片里的人，要么就是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而且是在我不知道但实际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

我心里有些发毛，回到家之后，再一次把那张照片拿过来看，突然，我发现照片的最下面，居然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很小的字。如果不是对着台灯后铅笔的印记反光的话，我还没看到这下面还有字。

字的内容也很奇怪：上去，就不能下来？

七个字，两个标点符号，但要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却让人头疼。上去，就不能下来？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我有必要再一次把那个人找回来，要不然我会被

这件事情困扰致死。好不容易熬了一夜，天一亮我便来到了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的门，就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让我在晚上6点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等候命令。通话结束之前对方给了我一个授权码：83054。

电话里的声音很陌生，听起来不是我们局里的人，也没见白头文件发下来，那这电话我完全可以不理。但我是从部队退下来的，部队留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服从命令和遵守时间。电话里的人让我整理行李并且在6点钟的时候等候命令，我把授权码记在白纸上塞进钱包后，便开始琢磨来电的真假。

我回想一下机要局的电话都是有来电显示的，但刚才打来的号码居然没显示，那个授权码让我更是感到吃惊。在部队的时候我接到任务后，通常都会秘密地被告知一个授权码，至于具体做什么用，我也不方便多说。一般来说，授权码就是通行证，或者是可以获取某些高级机密的权限码。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都要做准备，这也是我在部队学来的。

我一口气跑回自己的宿舍，将洗与没洗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一股脑儿塞进了退役时带回来的行军包，再一口气跑到办公室。点上烟一抬头，猛地看到在窗户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有一张脸贴在玻璃上，正在向里面看。机要局的玻璃颜色都比较深，从外面一般看不到里面。猛地一见那张脸，把我吓了一跳。当我回过神来时，赫然发现那张脸不就是我昨晚见到的那张脸吗？

我连忙跑出去，可一到外面，人却不见了。我的办公室就在单位的门口，一出门走两步就到，加上我一路小跑，时间不到一分钟，但是窗户外面的那个人却神奇地消失了！在我看来，他的速度绝对没有那么快，机要局附近没有什么巷子，不可能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怀着奇怪略带恐惧的心情回到办公室，又朝外看了看，这一次脸真的不见了。我心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个鬼，就跟老子耗上了不成？

既然不见了，而我也没有追上，那我只能点上烟等着，看看到底是谁给我打的电话。等到6点整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忽然进来一个穿黑西装的人，进来就问我：“请问是不是张远？”

我把烟灭了，站起来点头说是。这人提起我的行军包头也不回地说：“跟我走。”

我心想这都是什么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是不是又犯什么事了？我把我



这一个星期之内做的所有事情都在脑子里面过了一下，也没想起来在什么地方打人或者闹事。我越想越不明白，就问前面的人：“这位大哥，这是要去哪？无凭无据，我不跟你走。”

前面的人好像就没有回答我的意思，提着包出了单位的门。门口停了一辆勇士越野，车牌都被迷彩布罩了起来，车上连驾驶员坐着三个人，一个穿便装的，还有一个驾驶员一个副驾驶，这两个人穿着军装。当过兵的人见到穿军装的就习惯看军衔，我上车的时候一看那军衔，吓了一跳：老天，中校！

驾驶员是个中校，副驾驶是一位小士官。我和穿西装的人坐在后面，我的左边是一位老人，再左边就是穿西装的人。我觉得这个穿西装的人来头很大很神秘，说不定是国家某个重要部门的头头儿。

我条件反射地敬了个军礼，又一想我已经退役了，还敬个什么礼？我一坐到车上就开始打量旁边的人，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眼睛上的眼镜比酒瓶底子还要厚。看他一身古板的着装就知道这位老人家不太好说话。但当我仔细地看了之后，猛地发现这个老头不就是刚才在玻璃上偷看我的人吗？

我脑子一下蒙了，这老家伙神出鬼没，又戴着眼镜，我差点没认出来。而且这老人岁数似乎大了许多，又或者是苍老了许多，和我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人，有明显不同的感觉。昨晚那人很惊恐，不过晚上我也没仔细看他的脸，而现在这个老人道骨仙风，好像《西游记》里面的太白金星一样。

我脑子里面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老学究”，这些学院派的人通常会在一些比较难以下手的地方派上用场。不过当我看到他手腕上面的乾坤珠时，立即否定了刚才的想法——此人不是老学究，而是算命先生！乾坤珠是用枣木做的，一面白一面红，这种枣木极其难得，通常只出现在深山老林里，而且是极其容易被雷劈到的地方。

我心里盘算着各种可能：这位老人肯定认识我，而他现在像个没事人一样，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

同时我在想，穿西装的人把我“请”到车上，车上还坐了一个与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却有诸多联系的老人，这到底是去哪？

车子启动，一路上拉着“嘟嘟”响的警笛开到了每小时一百公里。过了一会儿进了山区，车子在山里七绕八绕，又开了足足两个小时，到了晚上8点半的时候来到一个已经生锈的大铁门前。

下车之后，帮我提行李的那位“黑西装”将我的行李从后座上拿了下来，对我说：“里面请。”

走到大铁门前，有人开了门，我一看惊住了，里面都是面无表情全副武装的士兵，那些人见我们来了之后，遂将铁门拉开。我进去一看，里面有几十辆军用大卡车。周围堆放的、用迷彩布蒙起来的東西一眼看上去就能猜到是战备物资，物资堆在一起不是用来欣赏的，真正打起仗来的时候，它们都能立即用上。不过我看到在那些防雨迷彩布下面还有一层非常旧的迷彩布，心里嘀咕着这些东西堆在这里有些年头了，我们这一次进来应该是“发现”并“占有”了这批物资，否则下面不会还有一层破烂的迷彩布。

我想这一次行动似乎变得精彩了，光从这些物资上面就能看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越来越复杂的且神秘的事情让我的脑子有点蒙，在想了一会儿之后，我点上烟抽了几口，便又走到这些战备物资跟前看了看。

我猜想这些物资应该没有人动过，物资周围都是杂草，虽然有人清理过，不过杂草的痕迹还在。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我掀开防雨布的一角看了看，突然看到里面居然是“猎手”导弹。这是歼八轰炸机上面的下挂空对地导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正思考导弹问题时，突然听到一阵轰鸣的声音从头顶上划过，再一看，三架战机屁股上冒着白烟从我头顶上飞了过去，然后在前面的一片区域扔下了一串炸弹后又绕了回去。

我越来越搞不懂到底是什么情况，前面有什么，还需要轰炸机去轰炸？据我所知，这片东北老林里面除了野兽别的什么都没有，再有就是鬼。对付鬼难道还要国家出动轰炸机吗？

轰炸机飞过，又飞过来四架“武直”直升机，全副武装地飞了过去，随后就是对着轰炸机炸过的区域又是一阵疯狂的机枪扫射。将子弹全部打完之后，我才明白，这不是演习！

回想和我一起过来的那些人里面，有老人有退伍军人，还有一些表情麻木的年轻人。这种滑稽的队伍组合似乎又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搞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的工程量很大，而且需要的技术工种较多，因此才有这样难以揣测的队伍组合。

我想起了一起过来的那位老人，那是一位风水先生。联想到他，我猜想到这

里肯定有什么让人注意但是又不敢对外公开的东西，而且必须是在第一时间将其从地球上抹掉的玩意儿。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国家出动那么大的力气还需要动用那么多人力进去？

难道轰炸机和直升机还搞不定地面上的东西，需要加入大量的人力去肉搏？

我从物资旁走了回来，忽有人叫我赶紧上车。莫名其妙地就被推上了卡车，上车之后我才感觉到恐慌。

这次又是去哪？

刚才的那阵轰炸成了所有人的谈资，但是我没兴趣和他们高谈阔论说那些摸不着边的事。我的脑子里总是在想，这一次肯定不是演习，可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打仗。并且用的都是退伍军人，那么也可以这样说，这一次的行动将不会被承认，无论成功与失败，我们都是一颗棋子，行动结束之后无论死活，这里将会被看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车里坐的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疑惑和不解。看来他们和我一样多是被强制拉过来的。

看来这些人来的时候连准备都没有。我不知道军队把我们这些杂七杂八的人凑在一起要做什么，但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对于那位给我塞纸包的人，我有种非常强烈的预感，就是他肯定知道这件事情，甚至是了解整个过程。我是一个有什么事情就要问清楚的人，问不清楚就要动手。见和我一起来的老头就坐在我身边，我凑过去递了支烟问：“还认识我不？”

我不相信他就这样把我忘了，他不可能见了我之后还没超过一天，就把我忘在了脑后窝。但我的努力没有换来任何结果，老人似乎真的不认识我。或者说，他在假装不认识我。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这里的人有所忌惮，不方便表露，也有可能是不方便把认识我这件事情说出来。无论是为什么，都让我暂时忍住了与老人扯上关系的冲动。

我心情十分郁闷，便把烟点上，刚抽了一口就被前面一个人呵斥了一句：“把烟灭了！”

我一见肩膀上是扛枪的，心想我当兵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这么牛，居然敢呵斥我。大爷我当兵的时候只有呵斥别人的份，没有人敢呵斥我，上头来的人，也没对我那么嚣张的。烟我是没灭，而且又抽了几口就这样看着他，心想你要是再说我一句废话，我就过去好好地把你收拾一顿。

小士官看来是没面子了，隐约看到他的脸抽搐着。他过来就要抓我的烟。我一把把他推了过去，指着他骂：“我当兵的时候你还穿开叉裤，敢在大爷面前叽歪？死一边去！抽烟熏死你活该！哟呵，你嘴巴再动一下试试？”

那士官似乎是被我镇住了，嘟囔了一句就回到座位上，似乎又觉得被欺负了但不讨回些面子有些不甘心，接着骂了一句：“都不许说话！”

我心里很是得意，心道我开“98式”的时候，你连枪是什么样子的都不知道，还在老子面前咋咋呼呼。我把烟抽完了，忽然听到小士官旁边的一个人叫我：“张连长？”

本来我对连长这个称呼已经不感冒了，刚发了一阵飙之后听到有人叫张连长，心里格外的舒坦。我转身看去，原来是我在部队时候带过的兵，也是那次打架和我“共同战斗”的小班长。

“崔秃子！”我一高兴把他的外号也叫了出来，车上的人听了一阵窃笑。小士官听见了也是憋得满脸通红，但因为是我在说话所以不敢发作，气得转过脸和前面的驾驶员说话。

崔秃子真名叫崔冰，是地道的东北人，但身材完全不像，长得像个老鼠一样。可他打起架来可是出了名的不要命，那一次打架如果不是有他在，我也不会动手，具体是什么情况在这里也就不说了。他乡遇战友，心里还是格外爽。他和我旁边的人换了个位置坐到了我的身边，问我：“连长你也被选上了？”

我听他用到了一个选字，心道难道我们这一次是经过筛选的？就在我思考的时候，车开了，小士官走过来把车上的防雨布拉下来。车里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

我说：“我也不知道，说来话长，稀里糊涂地就被带到这里来了，这到底是要去哪？”

崔秃子说：“我也不知道，就知道是去山里。我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吃饭呢！”

我说：“你别让你媳妇等了，黄瓜菜都凉了。谁知道这是去哪，把我们拉到俄罗斯去打仗也不一定，或者，等我们回来，你儿子都能娶媳妇了。”

崔秃子听到后马上就要哭了出来：“连长，万一要是去打仗，那咋整啊，我连遗书还没写呢，我儿子刚出生，名字还没取呢！”

我安慰道：“等到了地方再说，现在连去哪都不知道，说不定去了看看风景就回来了。中央一定是见我们都太闲了，把我们拉出来拉练拉练活动一下筋骨，你看你这阵子没有运动，腐败肚都出来了。我看这一次没什么大不了，也就跑个

十公里就完事，你让你媳妇把菜放锅里热着，你回去还能吃口热的。”

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出动了军队和车，把人带上，真就为了拉练？扯淡吧，肯定不是。拉练不是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拉练，还不如说是去梦游能更容易让我接受。车子一路颠簸，驾驶员是把汽车当飞机开了，一路上至少跑到时速八十。在山路上转来转去，我感觉中午吃的饺子都快被颠簸出来了。

外面一片黑，在山路上行车，连车灯都没开，我试图透过迷彩篷的缝隙看看外面，但是什么都看不见。我隐隐约约觉得，军队是要把我们拉过去做一项秘密任务，这项任务是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也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所以车就连在山路上行驶都不敢开灯。

我正想着，忽然听到后面咣当一声，接着又响起鸣笛和刹车的声音。我们的车似乎丝毫不觉，继续高速行驶着，透过迷彩篷隐隐地看见后面有灯光透出，我凑过去往外看，只见后面有一辆车把车灯打开了，勉强看见旁边有一辆卡车载进了山沟里，车身都快散架了，看来车上的人凶多吉少。

在车灯的映射下，崔秃子的脸都白了，对我说：“连长，要真玩命啊？这真不是演习？”

我抽出烟来给他一支，两个人点上后，对面也有几个人伸手过来要烟，看来这些人都是很紧张，只是没有说出来。后面有车出车祸了，但是前面的车还在继续行驶，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就放着那辆车不管了？后面虽然有几辆车停了下来，但前面的车做得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崔秃子又朝着出车祸的位置看了一眼，然后就叹口气，我对他说：“别看了，祈祷咱们的驾驶员有双狗眼能夜视，别也栽进沟里去。”

车上的人都在抽闷烟不说话，只有我和崔秃子两个人不时地搭一句。我不知道我们将被拉到什么地方去，但凭着在部队六年的经验，只要是类似的行动都很神秘，凭我的判断可能真的是去秘密地打仗，干一仗之后把问题解决掉，然后悄悄地回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能说。

车子一直在开，都已经是夜里12点了，还在路上晃荡。以我们这车的速度，那么长的时间开下来，我们至少也开出了几百公里。这到底是去哪，又是去做什么？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车子仍然是颠簸着，但人困了之后就是炮弹在耳朵边炸了也能睡着。睡眠是生理需要，什么都控制不了。等我一觉醒过来，发现车还

在行驶中，车厢里大多数人都睡了，我旁边的崔秃子更是睡得像猪一样。不知道现在在哪，这让我非常不爽，于是摸索着走到车前面，从缝隙里面向外看了看，外面仍是漆黑一片，只是在远处的深山里，隐隐有一排灯光。

这时，我的手里突然一凉，回头一看，和我一起来的那名老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 my 身后，悄悄地塞给我一个小包包，轻声地说道：“拿住，平安符，保命用的！”

我仔细一摸，还真像是装着平安符的样子，这老家伙搞什么，这时候塞给我这玩意儿，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凶多吉少？

我不想要，只想问一下那纸包里面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人又看了看我说：“事出反常必有妖，深山老林里的东西，都是几百上千年修炼下来的，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常人想的那么简单，拿着吧，必要的时候打开看看，我说不定还有向你求助的地方。而且那地方不能去，真的不能去。”

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老先生，立即就想打开包看看，却被按住了手：“现在不要动，等你发现问题了之后，再打开，或者……找不到我的时候，也能打开！”黑暗中老先生的声音似乎透露着悲凉。

看我把平安符装了起来，老人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随便找了个地方一靠，又闭上了眼睛。这时车开得更快也更平稳了，我摇晃着走回车后面，扒开迷彩篷探出头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发现车竟是在平路上行驶的！有人在山里面专门修了一条平路，想必是通到有灯光的地方。那些灯光不是很强，远处看的时候像星星一样。

再回过头来，身旁的崔秃子不知何时睁开了眼对我说：“连长你还能睡着，真是厉害。”

我说：“那我能不睡吗？要是过去打仗了，拿起枪后还在打哈欠，那多丢咱中国人的大脸盘子！你不也睡得跟狗似的，炮弹在你屁股后面炸了你都不醒。”

秃子吧唧吧唧嘴没声音了，看来是又睡过去了。

过了不到半小时，车子停了下来，人陆陆续续地从车上面下来。我一见绝大多数是当兵的，下来之后便像鸭子一样把我们往山里面赶。

我心想不会吧，难道还要爬山？这时候那个小士官走过来，看了我一眼说：“你叫张远？”

我说：“我是，怎么？刚才不服气？”

小士官听后居然笑了，对我说：“好自为之。”说完就走了。我听得稀里糊涂，什么叫“好自为之”，难道我到了这里有人敢动我不成？就算有人动我，也不看看老子之前是干什么的。

进山之后不一会儿又是一道大门，远远地看着大门后面站着一个人，我似乎认识，可那人一见到我们下车后立即跑开了。我心想这是谁，神经病吗？我和秃子两个人提着自己的东西刚一进去就见一个穿着军装但是没有军衔的人走了过来，问：“谁是张远？”

我听了是在叫我，便走上前说：“我就是。”

这人走过来说：“你负责一队，这是给你的资料，明天早上6点钟之前务必看完看懂，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过来找我。中途有什么问题需要退出提前一个小时打申请，只要不是死人的事，就不要打申请了！”说完之后他便开始念名字，一直念了十几个，然后又对我说：“念到名字的人和你一队，那边是住宿，明天早上5点钟集合。”说完他又开始念别的名字。

我看了一眼表，都凌晨两点了，再过三个小时就要集合，还得把十公分厚的资料全部看完。难道是把我也当成复印机了？

我正要发火，见崔秃子走过来对我说：“连长，那边也堆着物资！”

我抬眼看去，果然在一旁也堆了很多物资，和之前的物资一样，上面同样盖了一层防雨布。我想了想对崔秃子说：“你悄悄地过去看看，别让人看见了！”

崔秃子对我唯命是从，立即跑了过去，装作撒尿的样子看了一会儿便被人看见了。我心想这里的人比下面的人眼睛尖，我在下面偷看那些物资的时候没人管，现在怎么看一眼就被抓住了，而且还是在夜里！

我一见秃子被人抓住了，立即过去骂：“他娘的，叫你别乱跑别乱跑，你就是不听，撒泡尿你就不能找个好点的地方，在灯光下面显摆你威武雄壮是不是？”

秃子从我的话里听出了味道，顺着我的话说道：“对不起，实在憋不住了，刚才差一点尿在解放军同志的座驾上！”

过来抓秃子的小士官听我们一唱一和，看起来秃子确实是有撒尿的动作，把我们轰回来之后也就没管。

我悄声问秃子：“发现什么了没有？”

秃子吐了吐舌头，把裤子提好说：“都是成箱的炸药、炮弹，还有手雷，还有枪支，全都是今年从兵工厂里新搬出来的！”

我一听心想他娘的越来越好玩了。这时秃子说：“连长，赶紧看看资料，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我听了心想也是，先把资料看完了再说，说不定是去挖宝藏呢。如果真是去挖宝藏，我死也得在裤裆里藏几个金疙瘩。

在之前那个黑西装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自己住宿的地方，一进房间就看到房间里面全是开矿的工具，有些工具上面如果不写名称的话我连认识都不认识。

我和崔秃子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房间就是彩钢板搭建起来的简易房，上面蒙着一层迷彩布，从天空上根本看不出来深山里面驻扎了一支军队。

看来昨天晚上夜的行程，这里就是最后的目的地。我发现房间内有被子褥子，连过冬的暖气都架好了，想必我们要在这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房间内有台灯，也都是军队里面用的东西，很结实，打仗的时候能把这些台灯拆了当砖头砸。桌子上还有一台电脑，电脑已经被打开了，屏幕保护的图案在上面跳来跳去。我在单位的时候一般都会设置屏幕保护，以便在我离开时没有人窥视我的电脑。我晃了晃鼠标，屏保没有了，却出现了一个对话框，让我输入授权码。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在通知我出发的电话里给我的授权码，想了半天脑子空荡荡的像是刚被鬼子扫荡过，居然想不起来电话里通知我的授权码是什么。

我问秃子在接到通知的时候有没有留下授权码，秃子疑惑地问我什么授权码，说这又不是核武器发射，要个鸟蛋授权码！

我努力地想，习惯性地摸烟，手在口袋里摸到钱包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授权码就在我的钱包里。

拿出写在白纸上的授权码，输入电脑后，屏幕上便陆续出现一些图片。

我把资料放在桌子上，打开后一看，里面有一半是照片，还有一半是字，有的是手写的，有的是铅字。厚厚的一叠资料至少要看一夜，但再过三个小时就要集合，我没那么多的时间。

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想必是军队里面的“大佬”，说一不二，雷厉风行，行事风格和我老爹有点像，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军衔。我心想还是抓紧时间看吧，别明天出什么差错后都怪我。

我不打算看文字了，因为光是图片就够我看一个小时，如果再看文字，到第二天天黑也看不完。我把烟点上，让崔秃子看字，我来看图。一看图我就被镇住



了，图是用军用彩色相机拍的，在阳光下不会反光，在黑夜里面也不会闪光。不过焦距很远，拉得近了之后画面有些模糊，想必是拍的人当时很紧张，手抖了一下。

我粗略地翻了一下图片，看到的每一张图片都让我吃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图片上的东西，甚至说想都没想过。我以为是那个人在和我开玩笑，怕我夜里面睡不着给我找点事情做，但实际上不是。看着这些图就知道这不是在开玩笑，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知道我必须认真地看完了，不然的话明天肯定会很累。

我也无法形容图片上的到底是什么，几百张图片的主要内容就是两个，一个是山沟里面的景象，一个是热成像仪拍出来的地下景象。

这些图片与资料和电脑里播放出来的差不多，只不过电脑里没有那么详细。当我们看得差不多的时候，电脑便关闭了。

我心想这他娘的还是定时的，管你看完看不完，电脑自动删除并烧毁硬盘，让你就是再想看也看不到。

我和崔秃子两个人看着这些资料的时候，都傻了。如果说我见到的都是假的，我没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但是我想我有必要说出来，这样我心里也会舒服些，也算是对那些死在这里的人有个交代。我不认为我活着是幸运，而是一种折磨。我很怀念当初在机要局上班的日子，开开心心地过自己的生活，将来遇到一个好女人，然后过一辈子。

我原本就打算这样混过去一辈子，可是我的命运不让我平平淡淡地活着。从接到那些资料开始，我就知道接下来要做的可能远远超过我的承受范围。我也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是怎么熬过来的，总之就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如果不是那些资料，我从来都不知道在东北这片深山里，会有这些东西存在。

最上面的几十张照片都是钢铁机器，因为拍照片的人和实物距离很远，虽然镜头拉近了，但是也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我大约能够看出来停在森林里面的似乎是坦克，但又不像，因为坦克没有那个样子的，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些东西的话，那就是——战甲。

我从小就对坦克充满了兴趣。我的第一辆玩具坦克是大伯买给我的，一按按钮坦克能发出“轰轰”的声音，听起来很过瘾。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坦克产生了超级大的兴趣。

正因如此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我才当了坦克兵，后来混到了坦克连连长。